

孙正聿

哲学文集

第三卷 探索真善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孙正聿

哲学文集

第三卷 探索真善美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卷收入了《现代教养》一书。从这部著作的内容出发，在收入本文集时，把本卷命名为《探索真善美》，并收入了若干附录。

目 录

导言 塑造一个现代的自我

1. 从“人”谈起 / 1
2. 对“自我实现”的思考 / 8
3. 现代人与现代教养 / 12

上篇 两极的消解：现代思维方式

一 熟知非真知：求真意识 / 23

1. 超越“常识” / 23
2. “名称”不是“概念” / 30
3. 读书三境界 / 34

二 自为的存在：理论意识 / 39

1. “科学”与“理论” / 39
2. 思想中的现实 / 42
3. 观察渗透理论 / 43

4. 赞美理论与超越实践 / 47

三 合法的偏见：创新意识 / 53

1. 只有“相对的绝对” / 53
2. 想象的真实与真实的想象 / 59
3.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 65
4. 创建新“范式” / 69

四 向前提挑战：批判意识 / 78

1. 思想的另一个维度 / 78
2. 思想的“看不见的手” / 85
3. “酸性智慧” / 90
4. 消解“超历史的非神圣形象” / 94

五 创造的源泉：主体意识 / 104

1. 主体的自我意识 / 104
2. 自我的独立与依存 / 109
3. 效率的“核能源” / 114

中篇 必要的张力：现代价值观念

一 选择的困惑：现代人生 / 123

1. 谁“可怜”？ / 123
2. 价值坐标的震荡 / 129
3. 崇高的位置 / 133
4. 理论的启示 / 141

二 生命的价值：思考人生 / 152

1. 人生的座右铭 / 152
2. 生命、生存与生活 / 156

3. 人的意义世界 / 159
4. 走出生活的“二律背反” / 166
- 三 多彩的世界：体悟人生 / 174**
 1. “烦恼人生”？ / 174
 2. “提醒幸福”！ / 179
 3. 需要的层次 / 183
 4. 生活不能“缩略” / 188
- 四 主体的力量：创造人生 / 196**
 1. 超越其所是的存在 / 196
 2. 成功没有公式 / 201
 3. 人生的境界与自由 / 204

下篇 发现的渴望：现代审美意识

- 一 诗意的存在：人类之美 / 213**
 1. 美是生活 / 213
 2. “生命的形式” / 217
 3. 无须“包装” / 221
 4. 和谐的成熟美 / 226
- 二 无声胜有声：真情之美 / 233**
 1. “从情感的零度开始”？ / 233
 2. 亲情、友情和爱情 / 236
 3. 昔日的回眸与未来的憧憬 / 244
- 三 心灵的震荡：崇高之美 / 249**
 1. 有限的存在与瞬间的永恒 / 249
 2. 只是“遥远的绝响”？ / 254

3. 美的追求与人格的魅力 / 257

四 思维的撞击：逻辑之美 / 259

1. 迎接智力的挑战 / 259

2. 科学的艺术品 / 262

3. 思维的“健美操” / 266

五 回归的喜悦：自然之美 / 269

1. 喧嚣中的孤独 / 269

2. 自在自为的存在 / 273

3. 生命之根 / 278

附录 1 陆杰荣：确立“现代教养”的哲学思考维度 / 283

附录 2 周笑梅：做一个有教养的现代人 / 286

导言 塑造一个现代的自我

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黑格尔

1. 从“人”谈起

在大学生辩论赛中，有过这样一个论题：“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

这论题真有点禅宗“当头棒喝”的味道，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省，不能不让人反躬自问：人类最难认识的是什么？人类最难控制的是什么？人类最难战胜的是什么？给人类造成最大危害的是什么？人类面对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经过认真思考，首先我们就会承认，人类最难认识的正是人类本身。

古希腊哲学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二十多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创建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然而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又是如何呢？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曾感慨万千地说：“科学发达至于今日，既穷极原子、电子种种之幽眇，复能以腾游天际，且即攀登星月，其有所认识于物，从而控制利用乎物者，不可谓无术矣。顾大地之上人祸方亟，竟自无术以弭之。是盖：以言主宰乎物，似若能之：以言人之自主于行止进退之间，殆未能也”。^①

^①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古往今来，无数智慧的头脑在追问人的本质，探索人的本性，寻找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每个正常的普通人也总是以“像不像人”、“够不够人”乃至“是不是人”来反躬自问和评论他人。“不是人”，这大概是最刻薄的骂人语言。然而，究竟什么是“人”？

《辞海》和《词典》给“人”下的定义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学过形式逻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属加种差”的标准定义，即：人“属”动物，与其他动物的“种差”则在于“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因而是“高等动物”。显然，这个定义表述的是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类特性”。在“类”的意义上，这个定义或许是无可非议的（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更为恰当的关于“人类”的定义）。

然而，“人类”的特性是每个“类分子”所共有的，即使是那些仅仅“使用工具”而并不“制造工具”的“类分子”，以至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或“不劳而获”的“类分子”，也不会因为不符合这个关于“人”的定义而被视作“非人”。人们扪心自问或指斥他人的“是不是人”的问题，似乎与关于“人类”的定义并无关系。“人”的问题另有深意。

“人”总得有“人性”、“人情”、“人格”、“人味”。“泯灭人性”，“没有人情”，“丧失人格”，“缺少人味”，这大概才是所说的“不是人”。然而，人究竟有哪些“性”（性质、特性）？人到底有哪些“情”（情欲、情感）？怎样品评人的“格”（做人的资格）？如何鉴别人的“味”（不是与禽兽为伍的感觉）？这大概已经是不大容易讲清楚的。

进一步说，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抑或“非善非恶”？人的“情欲”和“情感”该抑，该扬，或是任其自然？人的“品格”乃至“资格”是亘古不变的，因时而异的，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人区别于禽兽的“味”是逐步“进化”的，还是不断“异化”的，抑或是没有变化的？这大概更是众说纷纭了。

再进一步，每个人的“性”、“情”、“格”、“味”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比较鉴别出来的；因而又提出“人群”、“人伦”、“人道”、“人权”的问题。然而，人究竟何以为“群”？人到底怎样成“伦”？人之“道”何在？人之“权”何义？这恐怕更是“见仁见智”了。

如果不是抽象地谈论人之“性”、“情”、“格”、“味”，而是具体地考虑到人的“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等，“是不是人”的问题就会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了。

人类最难认识的是自己，因而人类最难控制的也是自己。

人类曾经是自然的奴隶。“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一向是人类的理想和追求。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然而，准备“跨世纪”的人类却面对着空前严峻的“全球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毒品泛滥，性病丛生，南北分化加剧，地区战争不断，恐怖主义嚣张，享乐主义盛行……于是，“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与大自然交朋友”之声不绝于耳；“缉拿毒品走私”，“防止性病蔓延”，“惩治恐怖主义”之举遍及全球。然而，这些呼唤与“举措”是否能够解决日趋严峻的“全球问题”呢？

1992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读书》杂志发表《孔林片思》一文，认为“全球问题”是人类能否“共存共荣”的问题，其中“共存”是“生态”问题，“共荣”则是“心态”问题，共存不一定共荣，所以“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

“心态”问题似乎难于“生态”问题，这是因为，“生态”问题本身属于“形下”问题，其是非曲直、善恶美丑大体可以给出或“是”或“否”的回答。比如，环境污染是否必须治理，珍奇动植物是否应该保护，人类自身生产是否需要控制，核战争是否必须制止，人们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出发，总有一个判断的根据和评价的尺度，因而也

就有控制自身行为的准则。然而，人们却并不因此就按照“应该”的行为准则去解决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全球问题。这其中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生态”问题并非仅仅是采取哪些行动去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平衡的问题，而是无孔不入地渗入了制约人类全部行为的“心态”问题。

“心态”问题之难，难在它是“人”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人心叵测”。这倒并非是说人人各自“心怀鬼胎”。不过，人人总有“心照不宣”的“心想事成”甚至“痴心妄想”，因而总是难以“以心比心”，“推心置腹”，“心心相印”。那“心有灵犀一点通”所“通”的也往往是“心照不宣”的“各揣心腹事”。倘若人们以这种“心态”去对待“生态”问题，就会以局部利益牺牲整体利益，以暂时利益牺牲长远利益，甚至以一己私利牺牲人类利益。因此，“心态”问题之难，首先是难在它包含着遮蔽“良知”的利益冲突问题。

“心态”问题之难，又难在它不是“生态”的“形下”问题，而是牵涉着混沌“良知”的“形上”问题。所谓“形上”问题，总是人类实践、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中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因而使人感到困惑难解和深不可测。比如在知识界中热了又热的文化问题。人类的历史本是“文化”或“人化”的过程，即把“自然的世界”变成“属人的世界”的过程。而“文化”或“人化”就是“人为”即“伪”的过程，也就是愈来愈远离“自然状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马克思所说的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也有马克思所说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盛行于当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把“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主人话语”、“权力隐含”、“基础主义”、“中心主义”等统统指斥为当代人“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因此，当代人极力探讨“文化”的正、负效应问题。可这“文化”的正、负效应又总是“剪不断，理还乱”。

只从“负”效应去看，那就只好是什么也别做；只从“正”效应去看，那“负”效应又无可逃避地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正如一首歌里所说，人们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又推不掉不想要的”。然而，人们又总是费尽心机地去争“想要的”，千方百计地去推“不想要的”。人类最难控制的，莫过于人类自己的行为。

人类要控制自己，就要战胜自己。巴金先生曾经译过德国革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一本书——《六人》。这部书为我们展现了人类心灵的搏斗和战胜自我的艰难。

在这部犹如“一曲伟大的交响乐”的著作中，洛克尔以其独到的思想和凝练的文笔“复活”了六个文学形象，这就是：歌德的诗剧中的“浮士德”，莫里哀的话剧中的“唐·璜”，莎士比亚的诗剧中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小说中的“堂吉珂德”，霍夫曼笔下的“尚麦达尔都斯”以及18世纪德国名诗《歌人的战争》中的歌者“冯·阿夫特尔丁根”。

在这六个文学形象中，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堂吉珂德曾经使几代青年浮想联翩，激动不已。而在洛克尔的笔下，似乎是凝聚了人们的感慨、联想与沉思，并升华为对“人”和“人性”的反思。让我们先来读一读《六人》的“楔子”：

天灰暗。平沙无垠。

一个光黑的云母石大斯芬克司躺在棕色细沙上，她的眼光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

这眼光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她的眼睛是蒙眬的，好像给幽梦罩上了一道纱似的，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微露笑容，微笑着带着永久的沉默。

六条路通到斯芬克司的像前，这六条路从遥远的地方来，引到同一个目的地。

每条路上都有一个流浪人在走着，每个人身上都笼罩着命运的残酷的诅咒，头额上都印着一种不是由他自己支配的力量，他大步走向在天际隐约现露着的遥远的世界，那种在空间上隔得极远而在心灵上相距甚近的广阔的世界。

大家知道，“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的怪兽，她坐在路旁岩石上拿谜语问过路人，不能解谜的人都被她杀死。那么，这“六条路”上的“流浪人”的结局如何呢？他们一个个“默默地倒下来，睡在这沙漠的细沙上面”。

博学的浮士德先生曾痴迷于探索“人智所产生的一切”，寻求“智慧的终极目的”。然而，“在岁月默默流转的过程中”，浮士德先生却陷入了无可解脱的困惑。“我们的全部知识并不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终极意义。我们好像盲人似地永远在绕着圈子。我们向着一个遥远的目标走去，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老地方来”。心灵的困倦引来了魔鬼撒旦。浮士德先生自以为“已经埋葬了的欲望”又从他的“灵魂的深处挣扎着出来了”。这些欲望“像烈火似地烧着”，浮士德的灵魂“忍受着它们的那无数的苦刑”。极度的痛苦使他想到，“只要我的心渴求着理解而无法得到满足，我的灵魂受着欲望的折磨的时候，我还管什么死亡与复活、地狱、时间和永恒呢！这种未满足的冲动咬蚀我的心不是比地狱的痛苦还厉害吗？所以我认为与其整日整年在闭着的门前徘徊始终不能够看到谜底，还不如把这确实的痛苦永久担在自己的肩上”。于是，他说：“撒旦，我准备好了！只要能够看到‘无穷’的奥妙，就是短短的一瞥也抵得上一切地狱的痛苦！”

杀父之仇使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陷入极度的痛苦，复仇的烈焰煎熬着他的灵魂。“他那精密的逻辑所苦心建造起来的巧妙思想的整个建筑，像一所纸牌搭成的房屋似的，碰到一个小孩吹一口气就完全倒塌了。他想起复仇，报偿，迅速的行动。”然而他刚刚抓住他的剑柄，却

又重新陷入替他的软弱辩护的深思默想之中。他在心里对被杀害的父王说：“你那个不幸用谋杀的手把你害死了的兄弟一生只犯了一桩杀人罪。可是你生我出来，你就把我谋杀了一千次了。你判定我忍受的长期痛苦倒比痛快地一下杀死坏得多”。“你没有要求我替你报仇的权利；但你仍然有权暗算那个凶手，他受了夺取王权（改演你的角色）的野心的鼓动，卑鄙地把你暗害了”。“这不过是人生喜剧中角色的调换！为什么要那一切的喧嚷，那一切认真的做作？对于我，人生是苦得不能忍受的。倘使我有了力量，我早就把这个戏结束了，可是知识减少了我的勇气。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个滑稽戏演下去，一直演到别人的手来把幕放下为止”。这位痛苦的王子终于离开了宫堡，“一路上沉思着走遍了异邦，飘过了海洋，一直走到那最后的边境”。

被人们嘲笑和戏弄的“真的”堂吉诃德先生（鲁迅曾提出真、假堂吉诃德的问题），“梦变成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他看每一样东西都是依照他自己的看法；他为他自己在他的想象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这个世界跟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离得非常远，所以他一直不断地跟现实世界斗争”，“把精力消耗在疯狂中”。而那些嘲笑与戏弄堂吉诃德的人们，却认为“这世界里再也没有奇迹了。只有审慎思想的领域，那些审慎的思想早已忘却一切意外的惊奇，它们看这世界和一切的大小事件总是用一种循规蹈矩的看法，仿佛就把这一切当做穿工作衣的人一样，虽然衣服已经穿脏穿破，颜色也已被太阳晒白，可是它仍然不致扰乱世事的既定的步骤，它也不会人们的心灵中引起关于未知、未解的事物的疑问”。于是，沉湎于梦境的堂吉诃德先生至死未能战胜他对梦境的痴迷，而嘲弄堂吉诃德先生的人们也从未战胜他们对超越现实的冷漠。

无法战胜自己的六个人都倒在斯芬克司面前的细沙上。而斯芬克司却总是用她那蒙眬的目光和冷傲的微笑默默地望着远方，望着从远方赶来的人们。她似乎在嘲弄难以认识自己，控制自己和战胜自己的

人类。

2. 对“自我实现”的思考

古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司的千古之谜，表征着人类求解“人性”之谜的渴望与困惑。这种渴望与困惑激励着人类不倦地“认识自己”；在“认识自己”的路途上却又不断地出现新的渴望与困惑。

时下，“自我实现”或“实现自我”，几乎和“打的”、“Call我”、“款”、“腕”、“炒”、“拜”一样，成了最流行的时髦话语。然而，透过这走俏的时髦话语，人们所看到的，人们所得到的，却常常是“自我实现”的反面——自我的失落或失落的自我。

先说“追星”吧，不知从何时起，“英雄主义时代隐退”，科学巨匠、思想伟人、艺术大师都在“星”的夺目光芒下黯然失色了。各种各样的、变幻莫测的“星”们——诸如歌星、影星、球星、笑星乃至文化明星——替代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成了不是英雄的“英雄”。铺天盖地的广告中，“一笑千金”的“星”的情影比比皆是；人群熙攘的马路上，“星”的发式、服饰几乎是一夜走红。马路书摊上摆的是“星”，电影电视上演的是“星”，街头巷尾议的是“星”，少男少女侃的是“星”。“星”变成了“自我”、“自我”幻化为“星”。这究竟是“自我的实现”，还是“自我的失落”呢？

再说，“跟着感觉走”。追“星”，从“时间性”和“普及性”看，恐怕莫过于追“歌星”了。《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从歌厅舞厅到大街小巷，从沿海特区到黄土高坡，转瞬间就喊遍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后浪推着前浪的两首歌，其间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微妙的“逻辑”。这就是：要想“潇洒走一回”，就得“跟着感觉走”；只有“跟着感觉走”，方能“潇洒走一回”。于是乎，“找到感觉没有”，便成了互相提醒的时髦话语。

“找感觉”，这话乍听起来，确实有些奇怪。眼、耳、鼻、舌、身、视、听、嗅、尝、触，这大概是人皆有之的“感官”和“感觉”。既

然是人皆有之（残疾者除外），似乎就不必特别地去“寻找”，当然也无须谁来特别地“提醒”。如果这“感官”和“感觉”需要特别地“寻找”和“提醒”，恐怕就要对之刮目相看乃至仔细琢磨了。

一般说来，“提醒”自己和他人“寻找”的“感觉”，大概不能是“痛苦的感觉”，而是“幸福的感觉”。因此，“找到感觉”与否，便该是“特指”是否找到了未必人皆有之的“幸福的感觉”，而不会是“泛指”无须“寻找”和“提醒”的“感觉”本身。如此想来，这“找感觉”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人们不仅有了追求幸福的渴望与权利，而且有了追求幸福的条件与行动。

然而，在肯定这种追求现实幸福的渴望与权利，条件与行动的同时，人们不能不再深思一下：究竟何谓“幸福的感觉”？吃饭喝酒靠三觉（视觉、嗅觉和味觉），观赏模特靠视觉，轻歌低语靠听觉，与舞伴相拥靠触觉，五官感觉统统地刺激起来，灵敏起来，愉悦起来，就是“幸福的感觉”吗？如此这般的“感觉”，比较贴切的称谓，似乎应该是“感觉的幸福”，而不是“幸福的感觉”。

据说，在“现代社交”中，谈生意，办事情，拉关系，要效益，“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社交方式（或曰手段），便是有求于人为被求者寻找“感觉的幸福”。请吃请喝垫垫底，于是饭店酒楼生意红火；唱歌跳舞消消神，于是歌厅舞厅日见其多……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桑拿按摩、外加几陪之中，求人者与被求者，一起进入了“感觉的幸福”。

不过，单有这“感觉的幸福”，总是难免“过眼烟云”。因为，“感觉”这东西必得依赖于感觉“对象”的存在，撤掉了感觉的“对象”，感觉的“幸福”也就消失了。随着“感觉的幸福”的消失，那实现了的“自我”也就失落了。因此，真正的自我实现，恐怕不是“感觉的幸福”，而是“幸福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当然与“感觉的幸福”不无联系，但主要的并不

是感官的刺激，而是心灵的体验。这是渗透着“理性”和“文化”的“感觉”。体验到真诚而不是虚伪，体验到信任而不是防范，体验到友谊而不是交际，体验到爱情而不是做作，这才会有“幸福的感觉”。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从生存的需要到安全的需要，从归属的需要到尊重的需要，从审美的需要到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需要不仅是多层次的，而且是不断升华的。这里似乎就有一个从“感觉的幸福”到“幸福的感觉”的上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多找一找“幸福的感觉”，少刺激一些“感觉的幸福”，于国于民，于人于己，恐怕都是一大幸事。

按照时下通行的话语方式，“找感觉”似乎还有一层颇为神秘的含义，这就是寻找一种类似于“灵感爆发”、“直觉顿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第六感”。然而，许多人所寻找的这“第六感”，既不是科学发现中的直觉，也不是艺术创作中的灵感，而是多与极为流行的“炒”字相关——“炒地产”、“炒股票”、“炒劳力”、“炒证书”、“炒文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类行当，诚如股市评论员所言，“风云莫测”。缺少神秘的“第六感”，实难稳操胜券。“找感觉”之盛行，也算是“髦得合时”了。然而，在这“普及化”的“找感觉”中，人们是“实现”了自我还是“失落”了自我？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

最后说说“潇洒走一回”。

在准备“跨世纪”的时候，也许人们不会忘记1976年金秋的“八亿人民举金杯”，也不会忘记80年代初的“年青的朋友来相会”。然而，在不知不觉中，这欢快、舒畅、昂扬的曲调，却被“一无所有”、“我不知道”蒙上了一层困惑与惆怅，似乎“天上的太阳”和“水中的月亮”、“山上的大树”和“山下的小树”真的难以分辨了。于是，“跟着感觉走”便应运而生，流行开来，似乎“理性”成了生活的羁绊和桎梏，唯有“感觉”才能引导人们“潇洒走一回”。面对现实，在这风靡全国的“走一回”的呼喊声中，我们是否应该理性地思考一